論語古注集箋

論語古注集箋卷四

吳 潘維城學

述而第七釋文今三十八章【箋】陳鱣曰注疏本作舊三十九章今三十八章後人改也子曰善人陸分章今合之故少一章盧文弨考證同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注】包曰老彭殷賢大夫也好述古事我若老彭祖述之耳集解鄭曰老老聃彭彭祖釋文而好呼報反注同老彭案大戴禮云商老彭是也鄭云云老聃周之太史未知所出曾子問正義【箋】說文述循也遹籀文从秝作起也禮記樂記云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聖子非儒

篇儒者曰君子術而不作卽述而不作也老彭大戴禮虞戴德篇記孔子之言曰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四書考異云此最足以明聖人竊比之意羣經義證曰老彭鄭指爲二人放漢書古今人表有老彭大戴禮商老彭呂氏春秋執一篇彭祖以壽終注彭祖殷賢大夫治性益壽七百論語曰竊比於我老彭高氏亦指爲一人老彭殷賢大夫夫子爲殷後故云我以引而近之論語後錄曰王彌曰彭祖案諸家皆以老彭爲兩人唯大戴禮謂老彭卽彭祖高注呂不韋書亦云陳讀曰史記老莊傳云老子者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故鄭云周之大史包以老彭爲一人雖不大戴禮然曾子問棫夫子問老聃事甚詳正與竊比意合宜從鄭說樸學齋札記曰莊子音義引世本云彭祖姓錢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又案史記云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周藏書室之史蓋老彭二人爲商周之史官而老在彭前者孔子於老子有親炙

之義且以尊周史也世本以爲一人傳聞之誕耳太史主傳述舊聞此言當爲修春秋而發故孟子云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即竊比之義班固幽通賦若允彭而偕老兮顏注謂彭祖老聃同鄭義也維城案潛夫論讚學篇顓頊師老彭當別是一人論語述何云此篇類記夫子刪定六經之言易詩書禮皆述古者也春秋夫子所作亦謙言述者其義亦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注】鄭曰人無有是行於我我獨有之也集解○釋文默而俗作嘿亾北反不厭於豔反不倦其卷反是行下孟反【箋】五經文字默與嘿同經典通爲語默字論語族質曰孔子嘗曰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此言何有於我蓋謂此三者夫人能之何足云有於我哉子罕篇亦有是言誼同此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釋文能徙思爾反箋說文講和解也徙迻也迻遷徙也憂說文作𢝊愁也从心从頁徐鍇曰𢝊形於顏面故从頁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注馬曰申申夭夭和舒之貌也集解○釋文燕居於見反鄭本作宴夭夭於驕反和舒貌箋禮記目錄云退朝而處曰燕居後漢仇覽傳注引論語燕作宴陳鱣曰一切經音義云宴石經爲古文燕是燕爲古文宴爲今文藏在東曰鄭所注魯論是今文故作宴也申申或作伸伸漢書敘傳夭夭伸伸師古注引此文作伸伸如也夭夭或作妖妖廣雅曰妖妖申申容也皋疏夭夭者皃舒也讀書證疑以貌舒爲笑云笑古止作夭或作芺說文妖女子笑皃許氏以芺爲笑叚借字讀書叢錄曰申古作伸儀禮士相見禮君子欠伸鄭注志倦

則欠體倦則伸說文夭屈也言燕居之時其容體屈伸如意論語述何曰燕居謂不仕之時申申謂施教也夭夭如謂弟子發曚有如時雨化之也禮仲尼燕居篇其一端矣維城案漢安世房中歌施教申申王逸楚辭注申申重也禮記仲尼燕居夫子與子張子貢言游史遂問答不憚煩言是其語笑古作笑或通作芙無有作夭者故謂夭夭爲笑貌可謂即笑字不可詩凱風傳云夭大盛貌蓋言夫子燕居容貌之盛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釋文不復扶又反下同本或無復字非【箋】經義襍記曰集解載孔注云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據陸氏所見本知經無復字乃後人援注所增以經云久矣吾不夢見明先時曾夢見故注云不復夢見復字正釋久矣字陸氏反以無復字爲非不齋之至讀書叢錄云文選劉琨重贈盧諶詩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劉所見本亦當無

復字經讀考異云近讀從吾衰也爲句久矣連下讀爲一句攷此甚矣作一讀吾衰也久矣作一讀吾不復夢見周公作一讀呂氏春秋傳志篇注引論語曰吾衰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吾衰下較今文少也字資以吾衰作句首不連甚矣爲讀黃山谷答王彥周書引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不以久矣連此句讀亦可爲證四書考異謂李絳論朋黨李善註西征賦引吾不復夢見周公皆無久矣二字久矣字連上爲句舊讀多如是潛夫論夢列篇曰凡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病有性孔子生於亂世日思周公之德夜即夢之此謂意精之夢也

子曰志於道〔箋〕魏書崔光傳引此章文志上有子字據於德〔箋〕說文據杖持也德禮記少儀注三德也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依於仁〔箋〕說文依倚也游於藝

〔箋〕禮記少儀注藝六藝也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注鄭曰束脩謂年十五以上也後漢延篤傳注誨魯讀爲悔字今從古釋文以上時掌反注同無誨魯讀云云

箋論語偶記曰邢疏引檀弓少儀穀梁傳所云束脩但言賜人問人不言爲贄脯脩是婦人相見之物男子無之嘗以爲疑及見鄭注謂年十五以上恍悟邢疏之謬蓋古人稱束脩有指束身脩行言者列女傳秋胡婦云束髮脩身鹽鐵論桑宏羊曰臣結髮束脩得宿衛後漢延篤傳曰且吾自束脩以來馬援杜詩傳又並以束脩爲年十五俱是鄭注佐證書傳云十五入小學始行束脩時矣經學卮言云漢書王莽傳自初束脩伏湛傳自行束脩迄無毀玷延篤傳云云並同鄭解是言成童以上皆教誨之也若馮衍傳圭璧其行束脩其心鄭均傳束脩安貧則爲約束脩飾之意與魯論悔字得相合是子言從能束脩以來內省常若不足故所行未嘗無悔也然既定依古文作誨自當以十脡脯

爲正解疏引少儀穀梁傳文乃明證矣禮薦脯五職
凡作脯之法皆以脩内中屈之五職則爲脯皆五爲
脡者十故謂之束取其與束帛十端而五疋皆同挺
尙書大傳云國人束脩奔走而從者三千乘是八束
脩爲束載乾肉猶褒糧之意也此束脩之別一解樸
學齋札記曰禮曲禮云童子委摯而退者童子見先
生或寺朋友既未成人不敢與主人相授受拜抗之
儀但奥窔其摯於地而自退避之然童子之摯悉用
束脩也故論語自行束脩以上君未嘗無誨是謂童
子也案如正義謂束脩卽童子摯與鄭說正合然束
帶脩飾之訓出孔氏論語注見書泰晉正義益童子
初勝帶而以束脩爲摯正取束帶脩飾意亦猶羔取
善羣雁取候時也夫子於闕薦童子則使將命五鄉
童子則與其潔已皆未嘗無誨之誨築經義證曰後
漢書延篤傳注引弊此注伏湛傳注同此以年計之
一解也後漢書桓帝紀束脩良吏傳胡廣傳使束脩守
善有所勸仰劉殷傳太守薦殷束脩介行爲諸侯師
汜束脩謂謹束脩潔也鄭均馮衍傳云云此以行義

計之一解也曲禮正義檀弓少儀穀梁傳云云漢書
朱邑傳束脩之餽論語筆解引說者謂束爲束帛脩
爲脩脯此以贄言之又一解也論語䟽質謂檢束其
身脩治其行是從謹束脩潔義禮經釋例從束帶脩
飾義並不從邢䟽而申鄭義
陳鱣云魯讀誨爲悔是假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
也【注】鄭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心憤憤口悱悱乃後
啓發爲之說也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
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也集解○釋文
不憤房粉反
不悱芳匪反爲說于僞反禮記學記云時觀而弗
以語魚據反復重直用反【箋】語存其心也注使之悱
悱憤憤然後啓發也說文憤懣也啓教也从攴启聲
下引此文論語後錄曰說文解字無悱字鄭康成言

口悱悱疑即怫字玉篇云怫意不舒治也義近維城案說文云怫鬱也懣鬱義亦近蓋一則心不能達一則口不能宣也舉一隅皇本唐石經文選李善西京賦注引隅下並有而示之三字讀書叢錄云鄭曰說則舉一隅以語之鄭本亦當有而示之三字論語述何曰聖人之言皆舉一隅而俟人之以三隅反故文約而旨無窮董子說春秋云不能察寂若無深察之無物不在謂不書多於書也史記世家引此節文無不悱不發句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禮記檀弓注云助哀戚也釋文舊以爲別章今宜合前章說文哭哀聲也歌詠也禮記檀弓曰弔於人是日不樂注曰君子哀樂不同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曲禮哭日不歌注云哀未忘也周禮女巫疏引鄭志謂一日之中既以哀事哭又以樂而歌是爲哀樂之心無常經攷考異云舊讀哭字屬上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是日爲何據鄭志臨碩難曰孔子哭則不歌是出何經論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謂一日之中云云玩鄭所答明以是日絕何又臨碩問亦言哭則不歌益可爲證四書考異據義疏本論衡感類篇引是日下有也字亦謂哭字當連下讀與曲禮正合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釋文舍之音赦止也一音捨放也與爾與及也或云與謀也是夫音符 箋 論語述何曰用之舍天也孔顏之用學用則堯舜三王之事舍則傳之其人非有所加損也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釋文誰與如字皇音餘 箋 四書考異曰集解皇疏均未嘗讀作餘音陸氏謂皇音餘當與陸氏文有別箸異讀邪皇疏久淪海國近方從市船購到其中或有被竄亦未可知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 釋文馮河字亦作憑皮冰反 箋 詩大叔于田傳

暴虎空手以搏之陳奐疏孟子盡心篇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穆天子傳七萃之士高奔戎請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獻之暴搏捕一聲之轉馮河說文作淜云无舟渡河也从水朋聲論語後錄曰古淜與仌同音馮字从仌淜字从朋皆古音正故通之暴馮河蓋當時有此語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又曰袒裼暴虎易曰用馮河皆是文穎說冀州人凡水大小皆謂之河夫子兖人也兖冀人聲相近

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釋文好謀呼報反 箋 論語補疏曰邢疏以成爲成功義殊不了成猶定也定即決也三國志郭嘉傳嘉北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袁公多端寡要好謀無成欲與共濟天下大難難矣好謀無決即是好謀無成好謀而成即是好謀而能決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 注 鄭曰富貴不可求而得者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

鞭賤職我亦爲之矣集解○釋文執鞭必緜反或作鞕音吾孟反非也吾亦爲之一本作吾爲之矣【箋】論語補疏曰易傳稱崇高莫大乎富貴富貴非聖人所諱言也但有可求不可求耳不可求所謂不以其道得之也苟以其道得之何不可求之有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正與此章之指相發明非道以求富貴鄙夫也必屏富貴不言並其可求者而亦諱之此堅瓠之謂聖人所不取也而與如通而可求即如可求執鞭爲謂條狼氏之職孔子爲委吏乘田正所謂吾亦爲之論語後錄曰執鞭有二義周禮秋官條狼氏下士八人其職云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此一義也地官司市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此一義也以求富之言例之或從地官爲長士鹽鐵論貧富章引作事說苑立節篇云大聖之操也如不可求從吾所好釋文所好呼報反

子之所慎齊戰疾 釋文齊側皆反本或作齋同戰疾之彥反 箋 鄉黨篇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慎齊也本篇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慎戰也鄉黨篇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慎疾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注 周生曰孔子在齊聞韶習樂之盛美故忽於肉味也 集解○釋文聞韶上昭反注同 箋 史記孔子世家齊亂孔子適齊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大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漢書禮樂志云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招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招江氏孔子年譜云昭公二十五年奔齊魯亂孔子三十六歲適齊則聞韶當在是時也說苑修文篇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音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

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大矣哉爲此樂者不圖爲樂至於此論語後錄曰史記說苑三月上並有學之二字案其義是韶漢書禮樂志作招古字通經讀考異云近讀從韶字絕句考此宜以子在齊爲讀與子在陳同例下文聞韶三月當作一句史記孔子世家聞韶音學之三月正以聞韶屬三月爲義論語述何曰此章述樂而獨取韶樂則韶舞之意也樂經雖亾脩堯舜三代之禮則有以致太平之瑞應不然韶樂雖存何足救齊之亂哉

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注 王曰爲作也不圖作韶樂之至於此此齊也 集解 ○釋文爲樂並如字王云爲作也本或作嬀音居危反非 箋 四書考異曰按蕭似讀爲爲嬀因謂嬀氏樂宜在陳而不圖在齊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 注 鄭曰爲猶助也衛君者謂輒

也衛靈公逐大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聵于戚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否乎集解○釋文爲衛于僞反注及下同大音泰蒯苦怪反聵五怪反鞅於丈反于戚千歷反曼姑音萬箋事見春秋哀公元年

子貢曰諾吾將問之釋文吾將問之一本無將字箋說文諾譍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箋論語古義曰賢人古本作賢仁故鄭注云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徐彥云古之賢仁也言古之賢士且有仁行若作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字不勞解也經學卮言云本作仁作仁者似誤會鄭注句意而妄改鄭則統求仁而得仁所何言之耳韓非子曰伯夷之賢與其稱仁亦同此意

曰怨乎箋卒經讖小日公羊傳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至漢儒不疑猶引此以斷衞大子之事則在春秋

秋時可知然蒯聵之廢宜也輒之立亦宜也以靈公而廢蒯聵蒯聵無辭以輒而拒蒯聵則輒將何以爲心矣此怨乎一問最爲深切也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注〕鄭曰父子爭國惡行也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故知不助衞君明也集解○釋文惡行下孟反〔箋〕論語述何曰春秋絕蒯聵之出奔又不與其入衞而與石曼姑齊國夏以伯討辭於靈公日卒月葬無危文於輒無立文似得爲衞輒故冉有子貢子路皆疑焉輒於王法得立不得不得拒父爲輒之義當不爲喪主而奉以避位蔽聵之罪已成於出奔又使晉亂臣而欲篡衞天子不能討齊衞不能拒輒之勢求仁而不得仁矣其禍起於靈公故夫子不爲也時夫子居衞有公養之仕故冉子疑焉子貢曰夫子不爲二賢謀爲夫子反魯地矣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釋文曰飯符晚反疏本或作蔬所居反食如字謂菜食也一音嗣飯也曲肱闕弘反臂也而枕之鴆反樂音洛

箋論語後錄曰疏食粗糲之食也儀禮喪服傳云既虞食疏食飲水既練食菜果飯素食注疏猶麤也麤即粗字說文解字云粗疏也鄭以粗釋疏許以疏訓粗明疏即粗矣粗字从米米之疏者曰粗既虞疏食既練素食虞深而練淺是疏食深而素食淺矣詩召旻彼疏斯粺箋云疏麤也謂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九章算術粟一石糲米六斗舂斗一斗爲粺九升又去爲鑿八升又爲侍御七升故疏爲最粗程瑤田九穀考曰凡經言疏食者稷食也稷形大故得疏稱論語疏食菜羹玉藻稷食菜羹二經皆與菜羹並舉則疏稷一物可知疏言其形稷舉其名也故玉藻曰朔月四簋子卯稷食四簋者黍稷稻粱也稷食者不食稻粱黍也諸侯日食粱稻各一簋食其美者也朔月四簋增以黍稷豐之也忌日食稷者貶之

飯疏食也是故居喪者疏食蓋不食稻粱黍論語曰食夫稻於女安乎是居喪者不食稻也喪大記曰君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不辟粱肉是居喪者不食粱也檀弓御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子卯稷食是居喪者黍亦不食也不食稻粱黍則所食者稷而已故曰疏食者稷食也又云左氏內外傳之麤即疏食之疏一日有冀州人在武邑坐言其鄉俗食以稾爲主秫之一以麥其賤者則秫之以高粱去是而又北則以高粱爲主矣余曰高粱賤乎曰此吾北方之麤糧也諸穀去皮皆得云細至高粱雖舂之揚之止謂之麤糧耳此足證余考定之不謬說文稷齋也五穀之長齋稷也粢秫稷之黏者秫穄稷齋大名也黏者爲秫北方謂之高粱又淮南子秋畜疏食高誘注菜疏曰疏穀食曰食月令仲冬之月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者野虞教道之注云草木之實爲蔬食高誘呂氏春秋注云草實曰疏食四書考異又據周禮聚斂疏材釋文云菜也謂疏兼有麤菜二義憲問篇飯疏食亦二義得兼其字皆可通作蔬肱說文作厷云臂

上也厶古文厷象形肱或从肉詩無羊傳臂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注鄭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已之有也集解箋論語述何曰此因上文而類記之不特蔽瞶與輒也卽石曼姑之受命於靈公皆不義也際可之仕公養之仕誠不如疏水肱矣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注鄭曰魯讀易爲亦今從古釋文數色主反學易如字魯讀云云箋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風俗通義窮通卷引孔子曰假我數年加亦作假論語稽求篇云古以詩書禮樂春秋易爲六藝亦名六學學之者則自十五入大學始每三年通一學三十而五學已立惟易則無時不學漢藝文志所云五學猶五行更遞用焉而易

則與天地相終始故古者四十强仕五十服官政至六十則不親學矣夫子三十五即游仕五十歸閒五十而爲中都宰未至五十則游仕之際猶思學易所謂易則無時不學者蓋將假此入官之年爲窮經年也惟恐過此之不親學也五十者終學之候也論語古義曰魯論易爲亦君子愛日以學及時而成五十以學斯爲晚矣然秉燭之明尚可寡過此聖人之謙辭也或云古五字如七[illegible][illegible]孔子晚而好易故有是語史記亦云又經典釋文校語云外黃令高彪碑詁虛守約五十以數此從魯論亦字連下讀也學音效約音要維城案說文斅覺悟也从教从冂冂尚矇也臼聲學篆文斅省則斅爲學之正字五十以斅即五十以學學與約爲韻似無庸改讀也陳鱣曰五十以學者即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意也亦可以無大過矣者即欲寡其過意也然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云云是作學易爲得故鄭注從古也

田藝衡留青日札引易乾鑿度云孔子占易得旅息志停讀五十究作十翼此言五十卽乾鑿度

之五十也孫淮海近語曰非以五十之年學易是以五十之理數學易也大衍之數五十河圖中之所虛也惟五與十參天兩地而倚數合參與兩成五衍之成十五者十其五十者五其十參伍錯綜而易之理數盡於此矣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注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也禮不誦故言執也集解箋禮記曲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正義曰何允云詩書謂教學時也臨文謂禮執文行事時也案論語云詩書執禮是教學惟詩書有誦禮則不誦惟臨文行事若有所諱則並失其正故不諱也論語駢枝曰雅言正言也鄭謂正言其音得之但以為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則非是執猶掌也執禮謂詔相禮事文王世子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是也

夫子生長於魯不能不魯語惟誦詩讀書執禮三者必正言其音昔周公著爾雅一篇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劉熙釋名曰爾雅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張晏漢書注亦云爾近也雅正也後人所近正之云或以近而取正或以爲近於正道皆非也上古聖人正名百物以顯法象別品類統人情壹道術名定而實辨言協而志通其後事爲踵起象數滋生積漸增加隨時遷變王者就一世之所疑而斟酌損益之以爲憲法所謂雅也然而五方之音不能强同或意同而言異或言同而聲異綜集謠俗釋以雅言比物連類使相附近故曰爾雅詩之有風雅也亦然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國之音不盡正故以風名先邶鄘衛者殷之舊都也次王者東都也其餘或先封而次在後或後封而次在前或國小而有詩或國大而無詩大氏皆以聲音之遠近離合爲之甄叙矣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論書名聽聲音正於王朝達於諸侯之國是爲雅言雅

之爲言夏也孫卿榮辱篇云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又儒效篇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然則雅夏古字通論語發微亦云記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詁者古言詩書禮皆有古言爾雅二十篇首以釋詁釋言釋訓三篇其餘皆由是推之所謂雅言也此爾雅出於周公孔子之明徵也六書之次指事象形會意文字之本體明著而易曉諧聲轉注假借文字之施用萬變而不窮者也故有諧聲則詩書禮可習其讀轉注則詩書禮可陳其義假借則詩書禮可筆之書而一以雅言爲斷蓋詩書爲古人之言與事周必以雅言若禮則行於當時宜可通乎流俗者而孔子皆以雅言陳之故曰執禮皆雅言也是三者爲夫子之文章弟子所共聞故必以雅言明之若易春秋則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故爾雅亦不釋也許宗彥鑑止水齋集曰聖門以讀書爲學詩書執禮學之事也詩以治性情明德之學也書以道政事新民之學也禮以範視聽言動克己

復禮止至善之學也禮者止也思無邪則心正矣允執其中則天下平矣動容周旋中禮則盛德之至矣然則大聖之道亦豈有外於詩書執禮數此子之所以雅言也論語補疏云此與上五十學易當是一章如子路無宿諾之例記者因孔子有學易無大過之言以此中明之子所雅言指易乃不獨學易也於詩書於執禮皆雅言也論語文最爲簡妙上既言子所雅言下不必又贅一語玩皆字正從易連類之辭雅是贊雅之雅文王周公繫易多用假借轉注以爲引申孔子以聲音訓詁贊之故爲雅言孔子贊易似不同於說詩書禮不知同一聲音訓詁之所發明贊易與說詩書禮同是雅言非有異也江都汪中經義知新錄曰詩書執禮樂正以教學人習之故雅言易象春秋則微言也易觀其象而玩其占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太史職之孔子贊之修之而後商瞿左邱明傳之故曰仲尼沒而微言絕論語偶記曰子所雅言不及樂樂何也蓋樂在詩禮中矣季札觀樂爲歌十五國風樂在詩也宗伯之屬典

樂之官凡二十樂在禮也鄉飲酒及燕禮並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鄉射禮奏騶虞閒若一大射禮歌鹿鳴三終燕禮大射並管新宮周南召南燕禮謂之鄉樂周禮磬師謂之燕樂此更樂與詩禮之不可分者也是子言詩禮而樂已在中也四書考異曰禮文王世子執禮者詔之此執禮文之可見者也周禮大史大祭祀戒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此執禮事之詳著於經者也古者學禮行禮皆有詔贊者爲之宣唱接呼使無失錯若今之贊禮官其書若今之儀注於此而不正其音恐事亦失正故子必雅言也曲禮臨文不諱正義臨文謂執禮文行事時也文者禮節文執文即是執禮所云不諱亦猶雅言意也蓋不諱者如區有去求光于二音臨文時當唱去求不以諱正而唱光于也雅言者如齊謂得爲登吳謂善爲伊燕閒晤語不妨各操

土風執禮則必合中夏雅音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釋文葉公舒涉反箋葉漢書地理志南陽郡葉縣楚葉公邑春秋大事表曰楚遷許于葉王子勝曰葉在楚方城外之蔽也楚子乃使遷許于析掘入而更以葉封沈諸梁號曰葉公今河南南陽府葉縣南三十里有古葉城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釋文憤符粉反樂以音洛箋史記孔子世家引作孔子聞之曰由何不對曰其爲人也下有學道不厭誨人不倦句論語述何曰上章言易詩書禮此謂作春秋也畏楚猶夏亂賊接踵所以憤也春秋成而樂堯舜之知我蓋又在奐年矣經傳釋詞云云爾語已詞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注鄭曰言

此者勉勸人以學也集解○釋文好呼報反箋經傳攷證曰此自居而處於學知也敏勉也聖人不以生知蓋好而信古而勉力以求之

子不語怪力亂神注王曰怪怪異也力謂若奡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也亂謂臣弒君子弒父也神謂鬼神之事也或無益於教化也或所不忍言也集解○釋文奡五報反盪舟吐浪反箋漢書郊祀志引論語說無力亂字弒音試下同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釋文我三人行一本無我字必得我師焉本或作必有箋史記孔子世家引必有作必得唐石經穀梁僖二十七年傳范甯注引三人行上並有我字漢書武帝紀元朔二年詔三人並行厥

用此文論語後錄曰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此云善不善當作是解非謂三人中有善不善也維城案子產語見左襄三十一年傳潛夫論德化篇引而改之作我則改之與左傳同論語述何曰春秋外離會不書者言不足別善惡此其義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注包曰桓魋宋司馬黎也天生德於予者謂授我以聖性也合德天地吉而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也集解○釋文桓魋徒雷反○論語後錄曰說文無魋字漢書西南夷西粤朝鮮傳有椎結史記作魋結是椎正字魋別字史記孔子世家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欲殺之十二諸侯年表魯哀公三年孔子過宋桓魋惡之二者不合宋世家與表同江氏年譜兩不從繫於定公十四年云孔子五十七歲陳鱣曰司馬黎誤當作司

馬黎兄是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注】包曰二三子謂諸弟子也聖人智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爲有所隱匿故解之也集解○釋文知廣音智隱匿汝力反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注】包曰我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也集解【箋】論語述何曰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不足以至隱者不著也其事與文則眾皆其義則二三子皆身通之故曰無行不與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釋文文行下孟反忠李云臣事君也信李云與朋友交【箋】義門讀書記曰小學先行而後文弟子章是也大學先文而後行此章是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箋詩賓之初筵正義引此文善人上子曰作又曰是善人以下古別爲一章善人先進篇云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恆易象辭云久說文云常也子路篇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語夫蓋歎無恆者之眾而以此警之也困學紀聞曰善人周公所謂吉士也有恆周公所謂常人也見周書立政篇

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釋文亡如字一音無此舊爲別章今宜與前章合箋後漢紀引此亾作無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釋文子釣音弔不綱音剛鄭本同弋羊職反不射食亦反宿息六反謂宿鳥也箋說文釣鉤魚也綱維紘繩也經義述聞曰綱乃網之譌謂不用網罟也弋說文云隿

也象折木衺銳著形从厂象物挂之也論語後錄曰依義當爲惟說文解字云惟繳射飛鳥也字少通用維城案經典多借用弋無作惟者宿說文云止也蓋謂止宿之鳥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注】包曰時人多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也集解【箋】詩桑柔篇予豈不知而作子言本此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箋】白虎通禮樂篇孔子有言吾聞擇其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也似鄭引此文漢書溝洫志贊亦引下二句識作志論語述何曰不知而作謂不知闕疑也多聞謂兼采列國史文擇善而從取其可徵者寫王心也多見謂所見世識其行事不著其說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注】鄭曰互鄉鄉名也其鄉

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

孔子見也（集解）釋文互鄉戶故反鄉名難與言絕句童子見賢徧反注同【箋】困學紀聞曰王无咎云鹿邑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互鄉童子見孔子者此處也前代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鹿邑屬亳縣四書釋地續以爲不足憑嘗記曰寰宇記引劉芳徐州記云合鄉即古互鄉孔子所謂難與言者攷漢志合鄉縣屬東海方輿紀要曰合鄉城在嶧縣西北古之互鄉也寰宇記又謂互鄉在陳州項城縣北一里恐非論語後錄曰互之言午午者啎也互鄉猶猥耶耳論語竢質亦云互讀與午同午啎也互鄉之人性多啎難與之言故鄉得互名說文解字曰僮未冠也从人童聲是今作童爲借字嘗記又云皇邢二氏並引琳公云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八字爲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耳非一鄉皆專惡也此解似勝鄭注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有一鄉之人皆難與言者

子曰與其進也不

與其退也唯何甚（箋）論語後錄曰言疾惡何必已甚乎夫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論語述何曰春秋列國進乎禮義者與之退則因而貶之此其義也

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注）鄭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其進之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也集解○釋文之行下孟反（箋）論語述何曰諸侯卿大夫所行多過惡而有一節可以立法聖人所不遺亦其義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注）包曰仁道不遠行之則至是也集解（箋）後漢書列女傳班昭女誡引此文斯仁至矣作而仁斯至矣潛夫論德化篇亦作仁斯至矣是古本仁字在斯字上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注〕鄭曰司敗人名齊大夫釋文司敗如字鄭以爲人名云云〔箋〕論語古義曰古陳田字通故以爲齊大夫陳鱄曰鄭蓋以齊之陳氏名司敗也左文十一年傳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敗杜注陳楚名司寇爲司敗也是司敗本陳楚官而齊大夫取爲名也維城案陳說是也春秋時齊有陳氏無田氏

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釋文揖伊入反說文云揖也一云手著胷曰揖巫馬期音無君娶七住反本今作取爲同于僞反〔箋〕史記弟子傳巫馬施字子旗呂氏春秋亦云巫馬旗論語古義曰說文施旗兒齊欒施字子旗知施者旗也古人名字相配故白虎通云聞名即知其字聞字即知其名古旌旗字無作期者當从史記作旗論語竢質曰

巫馬官名於周官屬夏官先世居是官因以爲氏也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者禮記坊記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注吳大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姬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吳益其且字論語後錄曰此所云春秋郎不修春秋也司敗蓋據此而言周之制同姓百世敵敃不通昭公取吳不告于天子天子亦不命之故雜記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論語述何連君而知禮二句解之云春秋於孟子不書逆女不書薨葬於卒也不書吳孟子諱文也陳司敗若問昭公取同姓可爲知禮乎則夫子不答也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釋文後和戶臥反〔箋〕史記孔子

世家云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箋）論語駢枝曰楊慎丹鉛錄引晉欒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為文莫又方言曰侔莫強也北燕之北郊凡勞而用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侔莫案說文忞強也慔勉也忞讀若旻文莫即忞慔假借字也廣雅亦云文勉也黽勉密勿蠠沒文莫皆一聲之轉文莫行仁義也躬行君子由仁義行也維城案說文忞从心文聲慔从心莫聲二字相次則文莫者忞慔之省非假借也淮南繆稱篇猶未之莫與高誘注莫勉之也與此同義論語述何曰夫子書六經皆以古文不依史籀所造故不猶人也躬行或不能不隨時如魯人略孔子亦略是也故云未之有得經義述聞曰莫蓋其之誤言文辭若其猶人也上下相應猶左傳其將積聚也其與也相應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箋論語補疏曰聖者通也大戴禮四代篇云聖知之華也聖與仁即知與仁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注馬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也況仁聖乎集解鄭曰魯讀正為誠今從古釋文抑為於力反不厭於豔反正唯下引鄭讀箋陳鱣曰魯讀亦通馬曰正如所言對子義較精故鄭從之

子疾病子路請禱注包曰禱請於鬼神也集解○釋文子疾一本云子疾病皇本同鄭本無病字案集解於子罕篇始釋病則此有病字非箋後漢方術傳引作孔子有疾亦無病字惟周禮大祝疏引作孔子病禱說文云告事求福也

子曰有諸注周

生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乎集解子路對曰有之

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釋文有之誄曰力軌反說文作讄云或作讄禱累功德以求福也以誄爲諡也神祇祈之反箋誄周禮小宗伯注引作讄古文以論語作讄引見說文論語後錄曰作讄者是讄禱也誄讄也禱者求福之詞誄者死後之稱不得以誄爲讄然亂之亦自漢時周禮太祝六曰誄先鄭曰誄謂累積生時德行以錫之命主爲其辭也春秋傳曰孔子卒哀公誄之或曰誄讀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以六辭之誄讀如論語之誄是溷讄入誄之始歟神祇說文云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祇地祇提出萬物者也

子曰丘之禱久矣注鄭曰明素恭肅於鬼神且順子路之言也後漢方術傳注箋論衡感虛篇引此云聖人脩身正行素禱之日久天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曰禱久矣論語後錄曰莊子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

日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莊子之言與此可相發明出卜讀同詩握粟出卜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釋文不孫音遜箋論語述何曰儉古之敝也奢今之敝也固則不中禮不孫則上下亾等故救存秋之亂者寧儉而不中禮矯枉者勿過其正不得直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注鄭曰坦蕩蕩寬廣貌也長戚戚多憂懼貌也集解魯讀坦蕩爲坦湯今從古釋文坦吐但反蕩蕩徒黨反魯讀云云戚戚千歷反箋坦說文云安也陳鱣曰鄭讀蕩者同王道蕩蕩段大令曰坦蕩當爲但湯盧學士曰魯論亦不必二字皆異文詩宛丘之湯亦讀蕩論語後錄曰宛丘傳

湯蕩也是湯蕩義同蕩蕩無思慮貌王逸說紙城案高誘淮南子原道訓注引論語曰其德坦蕩以即此文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釋文一本作子曰厲作例皇本作君子案此章說孔子德行依此文爲是也

泰伯第八 釋文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注鄭曰泰伯周大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大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大王疾泰伯因適吳越采藥大王歿而不返

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正義王曰泰伯周大王之大子也次弟仲雍少弟曰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民家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爲至德也集解○釋文民無得本亦作德大王音泰下同少弟詩照反

箋 韓詩外傳十大王亶甫有子曰太伯仲雍季歷歷有子曰昌太伯知大王賢昌而欲季爲後也太伯去之吳大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即不來汝有義而安大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

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遜文
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
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大王大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
而能承志矣詩曰自大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
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此之謂也
吳越春秋云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泰伯而
三讓不受故云泰伯三以天下讓又云古公卒泰伯
仲雍歸赴喪畢還荊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爲句吳
論衡四諱篇亦曰昔太伯見王季有聖子文王知大
王意欲立之入吳采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大王薨
大伯還王季辭主大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
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爲宗廟
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三說雖微有不同
要與鄭興者三說嘗出今文家鄭從古文家說也又
御覽四百二十四載晉孫盛泰伯三讓論曰玄所云
云既失之而肅亦未爲得也玄之所云三跡顯然天
下所共見也何得云隱而未著乎三跡苟著則高讓
可知亦復不得云其讓隱也蓋泰伯之出讓跡已露

不弃喪故一事耳斷髮之言與左傳明文相背又不經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周之王業顯於亶父受命於昌泰伯元覽弃周太子之位一讓也假託遜遁受不赴喪之讓潛推大美二讓也無肩嗣而不養仲雍之子以爲己後是深思遠防合周嗣在昌天人叶從四海悠悠無復緣芥疑或三讓也凡此三者帝王之業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讓言非直常讓若臧札之倫者也是說非惟與鄭王異并與韓超王三家異其所以但言鄭王者三家不若二家法經之顯也論語遮何曰泰伯知天命在文王不欲以已系立子之法故備仲雍之荆蠻不弃喪不立仲雍之子爲後合於中庸之德也似不孫護曰知謀曰三以天下讓皇矣之詩曰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則泰伯之時周日以彊大矣乃託之采樂往而不反當其時以國讓也而自後曰言之則以天下讓也宗融不記其功彝鼎不銘其迹此所謂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者也無得釋文云本亦作德經義雜記曰集解引王蕭云無得而稱是王本作得後漢志丁鴻傳

論引作無德李注云論語敘孔子之言也又引鄭志無德而稱焉是鄭本作德釋文所見蓋即鄭本王肅好與鄭異故收其義讀書脞錄云論語兩無德而稱焉語意迥別泰伯三以天下讓正惟無德而稱所以爲德之至猶云上德不德也若齊景公徒以千駟夸耀於生前則眞無德可稱矣伯夷叔齊唯其有德是以立名不朽也其斯之謂與斯字正據德言故邢疏云貴德也維城案易小畜尙德載虞仲翔本作得則得德古通然論語後錄引延篤云泰伯三讓人無德而稱是又古本作德之一證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注】鄭曰葸慤質貌

釋文則葸絲里反下引鄭云【疏】說文無葸字潛研堂答問曰葸从艸無義當爲諰字之誤說文諰思之意荀子議兵篇諰諰然懼天下之一合而軌己也漢書刑法志引作鰓蘇林讀如愼而無禮則葸之葸諰正字鰓假借字葸則俗字也論語竢質亦謂此文與漢書皆當依孫卿作諰从魚从艸皆非也論語後

錄又引荀子甚有其諟也楊倞注諟僞許楊義解與論語之言近或諟謁爲葸歟然則蘇林漢書注訓鰓鰓爲思皃亦以鰓爲諟矣讀書叢錄曰方言愼思也又云愼思也凡思之貌亦曰愼葸卽思字文選魏都賦誰勁捷而無⿰犭思李善注引論語此文云⿰犭思與葸同

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注】馬曰絞絞刺也集解鄭曰絞急也釋文絞古卯反馬云刺也又七肆反鄭云云【疏】說文絞縊也从交糸段玉裁注剌盧達切乖剌也馬鄭義無異急則無不乖剌者也皇侃陸德明乃讀刺七賜反其繆甚矣又曰交糸者兩絲相切也禮喪服絞帶者繩帶也兩繩相交而緊謂之絞故鄭以爲急也維城索陽貨篇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恭不好學則必無禮矣故其蔽同也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注】包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

舊行之美者也則民皆化之起爲仁厚之行不偷薄也

集解○釋文不偷他侯反行之下孟反注同

疏 爾雅篤厚也毛詩椒聊大明公劉傳同說文篤馬行頓遲也段氏注古假借爲竺字以皆竹聲也二部曰竺厚也篤行而竺廢矣汗簡云古論語作竺遺說文云忘也偷說文作偷云薄也齊語管子曰政不旅舊則民不偷韋昭注舊君之故舊也偷苟且也不以故人爲師旅則民之相與不苟且也孔子曰故舊不遺云云苟且與薄義相近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

注 鄭曰啟開也曾子以爲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之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

集解○釋文開衾苦今反

父母全而生之亦當全而歸之

後漢崔騆傳注

疏 召門弟子禮記檀弓云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于堂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

子隅坐而執燭下即記曾子易簀而沒事鄭注樂正子春曾參弟子則在召門弟子後明矣子春其即所召之一人乎維城索曾子弟子子張篇有陽膚孟子離婁篇有沈猶行萬章篇有公明高禮記祭義篇有公明儀注皆以為曾子弟子漢書藝文志曾子十八篇王應麟考證云隋唐志二卷參與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論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理則曾子弟子又有單居離矣而史記吳起傳云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陸德明經典釋文注解傳述人於春秋云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蓋本劉向別錄當劉經師傳說則起乃曾申弟子非曾參弟子也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故鄭注以此曾子為曾參之子名申亦曾申稱曾子之一證不得以史記云起學於曾子謂起亦在此門弟子中也啟予足說文誃字下云讀若論語跢予之足論語後錄曰今本作跢予之足說文解字無跢字刖本誤

言爲足耳爾雅釋言謬離也許氏之本應是古文論語段氏注謬當是敓說或曰當作哆予之足哆猶開也陳鱣引說文亦作謬予之足論衡四諱篇引啟予足二句啟作開文選歎逝賦注引啟作起四書考異以起爲誤論衡避漢景帝諱是也秋槎雜記曰喪大記小臣爪足又曰小臣爪手謂翦爪也士喪禮浴用巾抵用浴衣濯棄于坎蚤揃如他日注蚤讀爲爪斷爪揃鬋也此既死沐浴後事曾子除言之真身體也故云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言既死而知免也不然一息尚存不容少懈逃詩免乎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釋文兢兢居陵切

【箋】詩小旻傳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陳奐疏雲漢傳兢兢恐也此以戰戰為恐則兢兢為戒戒慎與恐懼無二義也雲漢兢兢兢兢亦作矜矜宣十六年左傳引詩戰戰兢兢本亦作矜矜說文兄部云兢讀若矜堅俗豚字冒從高下也維城案冰說文作仌云凍也冰水堅也璽文作凝云俗冰从疑則冰乃凝字今本

皆作冰不作仌誤大戴禮曾子疾病篇曾子曰與小人處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呂氏愼大覽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四書考異曰呂覽以小旻詩爲周書若誤謬然說苑政理篇成王問政於尹逸逸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若何其無懼也呂氏雖俗覽別引善之則畜二語亦云周書是說苑所錄尹逸一節乃周書全文漢志周書有七十一篇云是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今傳孔晁注本惟六十篇篇中復多脫誤當七十一篇完具時其中自有尹逸對成王語而呂氏兩引之耳維城案小旻詩序云大夫刺幽王也而周書云尹逸對成王則在小旻未作以前曾子引詩不引書者周書此篇已爲孔子所刪或書無戰戰兢兢句耳

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注】周生曰乃今日而後我自知免於患難矣小子弟子也呼者欲使聽識其言也集解○釋文免夫音

待患難乃旦反【箋】經傳釋詞曰而猶乃也襄七年左傳云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注】馬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也集解。釋文孫捷在接反本又作捷同【箋】孟敬子問之說苑修文篇引作孟儀往問之宋石經作孟欽子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注】包曰欲戒敬子言我且將死言善可用也集解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注】鄭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慢之也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誕之也出辭氣能順而說則無

惡戾之言入于耳也 集解。釋文斯遠于萬反注同斯近附近之近鄙倍蒲悔反濟
濟子禮反蹌蹌七良反本或作鏘同惡戾力計反【箋】羣經義證曰動猶習儀也荀子大略篇君子聽
律習容而後士史記孔子世家設禮容漢書儒林傳
魯徐生善為頌注蘇林曰漢舊儀有二郎為此頌貌
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為
禮容天下郡國有容使皆詣魯學之後漢劉昆傳少
習容禮李容傳習禮容皆其證也正顏色云云鹽鐵
論鍼石章丞相史曰聞諸鄭長孫曰君子正顏色則
遠暴嫚出辭氣則遠鄙倍矣良孫蕊進曾子之言也辭
氣論論語後錄曰謂政教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
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者遠鄙倍之謂也此
言君子政教和說順於民心而民心合定此

籩豆之事

則有司存 〔注〕包曰敬子忽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也

籩豆禮器也 集解【箋】籩豆之事論語釋故曰爾雅木豆謂之豆周禮旊人為豆實三而成

觳崇尺鄭注豆實四升祭統云夫人薦豆執校執醴
授之執鐙鄭注校豆中央直者也鐙豆下跗也禮圖
云口員徑尺黑漆飾朱中大夫以上畫以雲氣諸侯
以象天子以玉皆謂飾其豆口也然則豆者以木爲
之高一尺口足徑一尺其足名鐙中央直者名校校
徑二寸其豆四升用薦湆醢醢人掌四豆之實是也
爾雅又云瓦豆謂之登大雅生民于豆于登傳豆薦
脯醢登盛大羹冬官旅人爲瓦器而云豆中縣則登
亦通謂之豆少牢饋食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爾雅
又云竹豆謂之籩鄭云以竹爲之口有縢緣形制加
豆亦受四升豆宜溼物籩宜乾物籩人掌四籩之實
盛棗栗之屬是也明堂位薦用雕篹鄭云籩屬也以
竹爲之雕刻飾其直也疏云形似筥儀禮所用或一
豆一籩或二豆二籩或四豆四籩此士大夫之禮也
周禮醢人朝事之豆八饋食之豆八加豆之實八羞
豆之實二此天子之祭禮也禮器天子之豆二十有
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此天子諸侯所用之數
也又聘禮歸饔餼二十豆公食大夫下大夫六豆上

大夫八豆此皆諸侯待聘賓之禮也周禮掌客上公豆四十侯伯豆三十有二子男豆二十有四此天子待賓客之禮也掌客之數較多於禮器之數者禮器用數也掌各陳數也又經中舉豆數者獨不及籩益豆重而籩輕觀特牲禮獸祭時薦兩豆及饋食時佐食羞庶羞四豆皆木用籩及主婦亞獻始設籩贊籩祭少牢禮則至賓尸時主婦始取四籩于房設于豆西觀其先後之序則豆重籩輕可見又籩豆數闔云一豆一籩脯醢士冠士昏醴賓鄉飲鄉射聘禮醴賓燕禮大射獻公獻賓獻卿士喪禮始死小歛朝夕奠特牲主人獻賓兩豆兩籩葵菹羸醢栗脯士冠再醮大歛毼豆兩籩無縢士虞獻祝特牲主婦致爵于主人四豆四籩韭菹葵菹醓醢羸醢籩薦白黑既夕豋賓少牢侑尸有豆無籩士昏禮夫婦席醢醬二豆菹醢四豆將饋舅姑有菹醢聘禮歸饔西夾六豆東夾如之公食大夫下大夫六豆上大夫八豆士喪禮朔月奠無籩有黍稷當籩位羞禮經籩豆之數之位略具於此矣則有而存皇邢二疏並以有司二字進

文讀書脞錄曰蕭山徐鯤云後漢書崔琦傳百官外
內各有司存文選頭陀寺碑文注作案曰各有司存
詭其文義皆當以司存二字連讀故晉書職官志序
云咸樹司存各題標準又桓沖傳云臣司存閫外
隨宜處分北齊儒林傳敘云齊
氏司存或失其守益可以證矣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注〕包曰校報也言見侵犯而不校之也〔集解箋〕開成石經挍作校論語後錄曰作校是俗譌從手旁

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注〕馬曰友謂顏淵也〔集解箋〕昔者吾友史通序傳篇引作吾之先友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注〕鄭曰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正義箋〕託玉篇人部侂恥各切侂寄也下引此文作侂經義雜記曰說文人部侂寄也从人庑聲

庑古文宅言部託寄也从言乇聲二字音義本同然據玉篇所引則論語舊是侂字蓋从言者以言託寄之从人者以人侂寄之義各不同今从言蓋通借字顧野王所見古本作侂與說文合六尺字見周禮鄉大夫職賈疏謂年十五與鄭義徵有不同者釋地三續謂寄託者不必定年十五是也論語後錄云十五已上六尺十二已上五尺漢大樂律之法也鄭蓋以漢律釋之

可以寄百里之命

箋 奇說文云託也論語發徵曰六尺之孤謂幼君百里之命謂黎民也書多方大降爾四國民命王書曰君為民命為若不能順民意故誅之也僞孔傳亦云民命謂君也多方大降爾命僞孔傳亦云謂誅紂也此兩文馬鄭注俱不傳或與僞孔王肅同皆馬鄭說異則陸孔亦當栽也是國若為民命所繫故謂之民命今若亾于幼民命寄於大臣故曰寄百里之命蓋猶秦誓言子孫黎民也

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釋文人與音餘君子也一本作君子人也

箋 陳鱣

曰皇邢本皆有人字邢經曰記曰皇疏言爲臣能受託幼寄命又臨大節不回此是君子人與也再言君子美之深也案此釋經上句作君子人與下句作君子也無人字又引繆協曰夫能託六尺於其臣寄顧命於其下而我無二心彼無二節授任而不失人受任而不可奪故必齊同乎君子之道審契而要終者也非君子之人與君子者孰能要其終而均其致乎恭請君子人與君子也七字爲句君子人者言此爲君子一流人所謂齊同乎君子之道者也君子也者有德者之定名毅然稱之爲君子而無疑也亦上有人字下無人字今本下文亦衍皇疏標起止同又釋文大書人與二字注云音餘又大書君子也三字注云一本作君子人也然則陸德明本上有人字下無人字其所見本已同今本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注包曰弘大也毅強而能決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也

集解○釋文弘毅魚氣反能斷丁亂反箋弘爾雅釋詁云大也邢疏含容之大也毅釋詁云勝也說文發怒也一曰有決也維城案左宣二年傳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禮記中庸篇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皆有強能決斷義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箋後漢蔡邕傳注引仁以為己任四句張衡傳注引死而後已兩語文選思玄賦注引並以為孔子語

子曰興於詩注包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也集解立於禮注包曰禮者所以立身也集解箋季氏篇不學禮無以立堯曰篇不知禮無以立也則立必於禮也成於樂箋憲問篇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則學之成必於樂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注鄭曰民冥也其見人

道遠禮記喪服傳疏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

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後漢方術傳注〔箋〕民者冥也出孝經援神契經義雜記曰書堯典正義引六藝論云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與此注義同皆言愚者不可使盡知本末也箋鄭注魯論本作人可使由之六藝論引同故注云務使人從之不作民字維城案民之作人當是仲達避唐諱非必魯論與文也春秋繁露深察民號篇云民者瞑也民之號取之瞑也書多士序遷頑民鄭注民無知之稱荀子禮論外是民也楊倞注民泯無知者皆足證不可使知之義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注〕包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己之貧賤者必將爲亂也〔集解〕○釋文好勇呼報反注同

人而不仁疾之已

甚亂也注鄭曰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甚是益使爲亂也後漢郭泰傳注箋論衡問孔篇引人而不仁而作之論語述何曰春秋於畔盜則誅之於吳楚則先治小惡不爲已甚此其義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釋文驕且吝力訓反又力愼反本亦作悋箋論語古義曰周書寤儆篇周公曰不驕不悋時乃無敵此周公生平之學所以裕制作之原也夫子因反其語以誡後世之爲人臣者據此吝本亦作悋者是論語後錄曰觀讀如觀其所由之觀周公之才之美其所以也驕且吝其所由也故曰不足觀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注鄭曰穀祿也釋文於穀公豆反鄭及孫綽云祿也不易孫音亦鄭音以豉反箋論語後錄云不至於穀者不干祿之謂言不干

祿之人不可得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注包曰言行當常然也危邦不入謂始欲往也亂邦不居今欲去也臣弑君子弑父亂也危者將亂之兆也集解○釋文則見賢遍反又音現行當下孟反悪植鄰反古臣字本今作臣弑音試下同箋守死善道論語述何謂如公弟叔肸孔父荀息仇牧之屬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後漢書獨行傳李業歎引此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箋潛夫論本政篇引此邦作國云言衰世之士志彌潔者身彌賤佞彌巧者官彌尊也中論爵祿篇或問古之君子貴爵祿與曰然諸子之書稱爵祿非貴也資財非富也何謂乎曰彼遭

世之亂見貴而有是言非古也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大者祿厚德遠者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也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也古之君子貴爵祿者蓋以此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文武之教衰黜陟之道廢諸侯僭恣大夫世祿爵人不以德祿人不以功竊國而貴者有之竊地而富者有之姦邪得願仁賢失志於是則以富貴相詬病矣故孔子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列女傳賢明篇柳下惠妻曰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注鄭曰師摯魯大師之名也始猶首也周道既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大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

者洋洋乎盈耳哉聽而美也集解○釋文師摯音至關雎七餘反洋洋音羊箋

論語駢枝曰始者樂之始亂者樂之終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皆以始亂對舉其義可見凡樂之大節有歌有笙有閒有合是爲一成始於升歌終於合樂是故升歌謂之始合樂謂之亂周禮大師職大祭祀帥瞽登歌儀禮燕及大射皆大師升歌摯爲大大師是以云師摯之始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凡六篇而謂之關雎之亂者舉上以該下猶之言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云爾升歌言人合樂音詩互相備也洋洋盈耳總歎之之也自始至終咸得其條理而後聲之美盛可見言始亂則笙閒在其中矣孔子反魯正樂其效如此禮經釋例亦曰凡樂皆四節初謂之升歌次謂之笙奏三謂之閒歌四謂之合樂鄉飲酒禮一人舉觶畢工入升自西階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升歌也謂瑟與人聲歌於堂上也又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此笙奏也謂笙入奏

於堂下也又云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間歌也謂堂上之歌與堂下之笙間作也又云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此合樂也謂堂上堂下衆聲俱作也凡四節鄉射禮遂入獻酢之後工入升自西階北面笙入立于縣中西面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但合樂一節無升歌笙奏間歌三節者注云志在射略於樂也燕禮獻大夫後工入升自西階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升歌也公爲大夫舉旅後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此笙奏也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間歌也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此合樂也亦四節大射儀獻大夫畢工升自西階乃歌鹿鳴三終此升歌也又云乃管新宮三終此笙奏也但有升歌笙奏兩節無間歌合樂兩節者亦志在射略於樂也經云鹿鳴三終蓋統四牡皇皇者華而言故鄉飲酒義亦祇云升歌三終此其證也注謂不歌四牡皇皇者華主於講

道所于勞苦諸事也非也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
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注言遂者不間也疏陳之以
爲吹管者亦吹笙是即下管即笙奏也李氏光地亦
據儀禮作樂凡四節謂堂上之樂工鼓琴瑟而歌堂
下之樂鼓主笙鼓上管各以所宜故曰歌者在上匏
竹在下即笙管之謂也上下造作則謂之明上下並
作則謂之合準止以求則拊拊琴瑟以詠升歌之樂
也下管發鼓合止柷敔下管之樂也笙鏞以閒閒歌
之樂也籥韶九成合作之樂也其說是也籥謂此師
摯之始謂升歌也大射工六人大師少師各一人凡
歌爲樂之始也關雎之亂謂合樂也樂之卒章爲亂
合樂爲樂之終也不言笙奏閒歌者舉始終以該其
全也亦與禮經相發則又樂合樂之說賈疏甚微詩
堂上堂下笙歌並作也鄉飲酒義合樂三終謂堂上
瑟歌關雎葛覃卷耳則堂下亦笙奏之是爲周所三
終堂上瑟歌鵲巢采蘩采蘋則堂下亦笙奏之是爲
召南三終故曰合樂三終也孔穎達正義謂若工歌
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

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者不知孔氏所謂合之者工歌關雎以後始笙鵲巢以合之乎抑工歌關雎時即笙鵲巢以合之乎如工歌關雎時即笙鵲巢以合之則堂上歌者此篇堂下笙者後篇為無可合之理如工歌關雎後始笙鵲巢以合之則仍是間歌非合樂矣且采歌者為周南笙者為召南則經文何不亦云歌關雎葛覃卷耳笙鵲巢采蘩采蘋而云合樂乎孔氏之解蓋不若賈疏為得矣據此則始當謂升歌關雎之亂謂堂上堂下並作關雎特也經學危言云始者師摯在官之時雅頌尚未失所自初奏以迄終亂合樂關雎洋洋盡美今自師摯適齊此音不可得閒矣故追而歎之亦一通也藝經義證又云魯齊韓三家皆以關雎為康王政衰之詩揚子周康王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刺治則傷始亂也論衡謝短篇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詩作詩詩司馬彪傳云春秋不修則孔子理之關雎之亂則師摯修之是春秋託始思隱詩託始康王其義一也以關雎之亂為傷始亂與大

子歎美之意不甚相合以本古義故存之洋洋詩碩人傳云盛大也衡門傳云廣大也

子曰狂而不直釋文狂求匡反　而侗而不愿注鄭曰愿善也釋文侗音通又敕動反王肅音同不愿音願下引鄭注箋侗說文云大也愿謹也悾悾而不信注包曰悾悾慤慤也宜可信也集解○釋文悾悾音空慤苦角反鄭曰悾悾誠慤也文選勸進牋注箋論語後錄曰古悾即空字子罕空空如鄭本亦空作悾悾經傳考證曰後漢書劉愉傳臣悾悾推情章懷太子注悾悾誠懇之貌廣雅悾悾誠也空空如也亦謂其求教之誠悾空古通用悾亦與款通屈原漁父吾能悃悃款款樸以忠乎款款亦悾悾之謂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釋文巍巍魚威反不與音

預【箋】論衡語增篇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云云漢書王莽傳太后詔曰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永以康寧孔子曰巍巍乎云云師古注言舜禹之治天下委任賢臣以成其功而不身親其事也與讀曰預此一說也魏志文帝紀注華歆上言曰唐虞歷數不在厥子而在舜禹又引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指禪讓言之又一說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唯堯則之【箋】

藝文類聚人部四載孔融聖人優劣篇曰荀悟等以爲聖人俱受乾坤之醇靈禀天地之和氣該百王之高善備九德之淑懿極鴻源之深閎窮品物之精類曠蕩出於無垠洸微淪於無內器不是周不允聖極荀以爲孔子稱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是爲覆蓋衆聖最優之明文也孔以堯作天子九十餘年政化治於人心雅頌流於衆聽是以聲德發聞遂爲稱首則易所謂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百年然

後勝殘去殺必世而後仁者也故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堯之爲聖也明其聖與衆聖但以人見稱爲君附惟天爲大唯堯則之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正義引鄭注稽同古天也言堯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注包曰蕩蕩廣遠之稱也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名焉集解

【箋】論衡自然篇堯則天而行不作功邀名無爲之化自成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年五十者擊壤於塗不能知堯之德蓋自然之化也論語補疏曰論法民無能名曰神孟子言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故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不可知故無能名無爲而治故不可知繫辭傳云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孔子稱黃帝民得其利百年畏其神百年用其教百年神而化之故畏其神堯之無能名舜之無爲而治皆神也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包云德者無爲易之四德爲

元亨利貞天以寒暑日月運行為道聖人以元亨利
貞運行為德用中而不執一故無為無為故不可知
不可知故民無能名民運行於聖人之元亨利貞猶
衆星運行於天之寒暑日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之故黃帝堯舜承伏羲神農之後以通變神化立萬
世治天下之法論語凡言堯舜皆發明之也曰為政
以德曰恭己以南面曰脩己以敬此堯舜所以神通
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堯舜所以為
德即德即神即神即德後云顯道神德行又云神而
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皆化
裁推行之至用也民無能名為成功

巍巍乎其有成

文章之本則天之寶包注尚未詳

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釋文煥乎音喚箋說文無煥字論語後錄曰詩伴奐爾優游
傳伴奐廣大有文章也毛蓋以廣大釋伴奐文章釋奐
是奐與煥同維城案檀弓美哉奐焉正義引王云奐
言其文章之貌也孔晁亦引孔子云奐乎有文章皆
用此文是古本皆作奐不作煥作煥非也劉熊碑煥

乎成功渙亦借字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釋文天下治直吏反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注馬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也謂周公旦召公奭大公望畢公榮公大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餘一人謂文母也集解○釋文予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召士照反奭音釋閎音宏夭於表反又於遙反散息但反宮适古活反鄭曰十人謂文母周公大公召公畢公榮公大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也書大誓正義左襄二十八年傳正義

箋亂臣論語後錄云陸德明及開成石經皆無臣字荀子曰治亂謂之亂猶治汙謂之汙故亂即治義源稱剽札記曰說文亂治也从乚乚治之也从𤔔按凡訓爲治者皆从此故爾雅釋詁亂

治也則亂本訓治說文又云敵煩也从攴从𤔔𤔔亦聲按凡訓亂爲雜亂變亂者其本字作敵以後經典叚借也並作从乚之亂說文又云𤔔治也幺子相亂受治之也讀若亂同曰理也𤔔古文𤔔治按所云古文與本字不異則𤔔是亂之古文凡从乚之亂與从攴之敵當是後出之小篆其在古文不別也臣字論語古義謂後世因晉時所出大誓益之蔡經義證謂三國志注引劉廙別傳廙表論治道魏略文帝詔爾雅郭注引並有臣字陳鱣又引中論亡國篇周有亂臣十人而四海服謂其誤已久唐石經左傳無臣字尚書則後人加臣字周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南宮适並見晉語云文王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韋昭注南宮适又云重之以周邵畢榮韋注周周文公邵邵康公畢畢公榮榮公閎閎夭南宮括又與太顛散宜生並見書君奭篇云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兩漢刊誤補遺謂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師古謂文王之四友表於四友後又謂師尚父此誤也太顛與師尚父豈異人哉書大傳曰散宜生南

宮适閎夭學於太公望遂見西伯昌於羑里故孔子曰文王得四臣某亦得四友鄭康成謂周公作君奭大舉號叔以下五人而不及太公者太師教文王以公望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說與表同蓋以太顛太公尚爲一人維城案史記世家太公望呂尚也或謂其名或謂望其名又孫子兵法云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牙亦或是其名而從未有言太公名顛者安得以書大傳之四臣太公適與太顛相當遂定爲一人邪也班表鄭說是也文太姒也詩卷耳序云后妃之志也又表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論語發徵據此謂此后妃佐文王之事至武王時以佐夫者佐其子然依文王世子言文王九十七而終以武王九十三而終則武王作大誓時年已八十有五以二十而嫁計之太姒當已百餘歲按文王世子所記以今文家說周書度邑曰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周本紀同自武王未生至克殷僅六十年則年五十餘耳周書古文史記多古文說故與今文

家不同撰之事理古文說是馬鄭說論語亦古文故於十亂並數文母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箋才難不其然乎漢書王嘉傳劉向傳贊引才作材乎作與唐虞之際於斯為盛經義述聞謂自古人才惟唐虞之際與此周為極盛也入字作一句讀有婦人焉日知錄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方以用婦人為紂罪乃周之功必藉於婦人乎此理之不可通或人文字傳寫之誤闕疑可也或謂漢石經作有殷人焉注殷人謂膠鬲則上接唐虞之際下起以服事殷皆順維城案漢石經為魯論有經無注而以為注殷人謂膠鬲其謬甚明雖馬氏所注為古文以婦人為文母魯論為今文古今文不同似屬可信然鄭君乖通今文石經果為殷人茲不知婦人之不可通而必從其師說乎釋文序錄謂鄭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是經文先當作殷人即從師說為婦人亦當如釋文所載傳不習乎鄭

注魯讀傳爲專今從古崔子弒齊君鄭注魯讀崔爲高今從古之例云魯讀掃爲般今從古今釋文無此文則漢石經作殷也人之說不足辨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注包曰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天下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也集解○釋文參分七南反一音三本今作三殷紂直久反箋三分天下有其二逸周書程典解作參太子晉解作三陸本作參從程典文也今本作三從太子晉文也拜經日記曰皇疏本作參云參三也後漢書伏湛傳文選班孟堅典引注並引作參謂唐以前六朝舊本皆作參是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詩四牡序箋曰文王爲西伯之時下引此文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於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之周之德可謂至德易繫辭傳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

當文王與紂之時邪李氏易解引虞翻曰謂文王書易六爻之辭也盛德乾三也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德其可謂至德矣故周之盛德論語述何云美文武之服事爲中庸之德所以立教也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釋文無閒〔箋〕說文閒隙也从門月閒廁之閒段注會意也門開而月月入門有縫而月光可入皆其意也故凡罅隙皆曰閒小爾雅亦訓隙又曰非也方言同後一解

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注〕馬曰菲薄也致孝乎鬼神祭祀豐潔也集解○釋文菲飲音匪薄也〔箋〕菲薄小爾雅方言文史記夏本紀下文惡衣服隱括之云薄衣食亦其證說文菲芴也非此義

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釋文黻冕上音弗下音免〔注〕鄭曰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正義〔箋〕論語後錄曰黻冕服之章也古天子十二章黻最在後專言黻者所以該衆章也春秋左傳曰晉侯以黻冕命士會士會

韍也亦言黻者古黻上下通之論語發微曰說文市
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天子朱市諸侯赤
市大夫葱衡从巾象連帶之形韍篆文市从韋从犮
說文又曰黻黑與青相次文从黹犮聲拔蔽膝之市
常以市為本字蓋古文如此篆文改為韍此及宜十
六年左傳假黻為之毛詩假為芾白虎通假為紼故
明堂位有虞氏服韍鄭注云韍或作黻此黻冕之黻
為韍當訓為蔽膝詩亦芾在股箋云大古蔽膝之象
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革為之其制上廣
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寸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据
箋意知芾專繫冕服言之故亦言黻冕宣十六年左
傳以黻冕命士會當是所冕而亦韍葱衡白虎通有
紼冕篇明堂位有虞氏服黻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注云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
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彌飾即致美之意舜作敬以
尊祭服故祭服稱黻冕至十二章之黻罕與冕並舉
左傳袞冕韍珽亦以冕與韍連言下又云火龍黼黻
則言袞之一章特韍字不假作黻耳鄭云祭服之衣

正以黻爲衣蔽前之制 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注包

又惟祭名黻故云然

曰方里爲井井閒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爲成成閒

有洫洫廣深八尺也 集解○釋文而盡津忍反溝洫呼域反廣光曠反下同深尸鴆

反丁同 遷 周禮考工記夏后氏上匠注引無而字乎作丁釋文卑如字劉音婢搴經音辨下之曰卑

部止切劉昌宗讀卑一音宮室考工記匠人云夏后氏世

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又

云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

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鄭注明堂崇高也周

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

謂此一尺之堂與賈疏謂以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

維城案世室之高雖無正文然獨不言崇則即非一

尺其卑於殷周可知溝洫包注本匠人文程瑤田遂

人匠人溝洫不同考日遂人職云凡治野夫閒有遂

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

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鄭注以南畝圖之則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
周其外焉捄畝長畝也一夫之田析之百畎以爲長
畝南畝者自北觀之其畝橫陳於南也南畝故畎橫
畎流於遂故遂縱遂任兩夫之間故謂之夫間夫間
東西之間也其南北之間則溝橫連十夫故曰十夫
有溝不可謂二十夫之間故變閒言夫也溝經十夫
流入於洫洫之長如溝縱承十溝溝之水皆入焉夫
曰百夫有洫洫也洫之水入澮澮長十倍於洫而橫承
十洫之分布十夫中者故曰千夫有澮也澮十之橫
貫萬夫之中十澮之水並入於川故曰萬夫有川澮
橫川自縱也鄭謂九澮而川周其外恐不然矣川上
有路以達于畿安得有縱路復有橫路邪其橫者則
二萬夫間之道也澮但言九亦考之不察矣匠人爲
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
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
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
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

澮專達于川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閒必
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按畎在一夫百畝中物
其上宜而爲之南畝畎横順其畝之首尾以行水入
於遂故遂在田首井田夫三爲屋三夫田首同优一
遂遂在屋閒非夫閒也謂之屋者二夫梱達綿如屋
然但疆之以別夫而已不若遂人者夫爲一遂以受畎
水此所以別夫閒而言田首也而鄭氏衡以遂者夫
閒小溝釋之遂非不在夫閒而記變其文者益自有
義不宜襲用遂人之文矣遂流井外溝横承之井中
無溝溝詩南井之閒故以井閒命之其長連上井騶
法訓通十緣馬涵通也言不嫌井閒之溝淵十井之縱者其縱
亦遂之在陸閒而受畎水者也鹵不搜隰畎沐瀲溝十之
含有井爲一成十溝之小成八於洫洫縱當所成之
閒故日成閒有洫也洫之長連十成蚁綮謂法通卜於戚爲鳥
柵惵終揔也遂終陸通爲小湖陘也遂爲鳥陸小人終蜮也也刪亦不嫌成閒
之稱閒十成之横者其横亦溝之在井閒而受遂水
者也爲不敗客閒遂之木溫方洫十之含萬井爲一同十洫之水
戌入於澮澮横尚兩同之閒故曰同閒行澮也澮達

于川川在山閒命之曰兩山之閒以例澮在同閒洫
在成閒溝在井閒其事相同厥名斯稱矣況夫閒爲
兩夫之閒人所共知遂相疏證辨截析疑舊閒外互
咨安辭哉是故萬井之川一澮界兩同之閒萬夫之
田十澮納百洫之水故一同之澮獨若專達于川之
文而萬夫有川但準溝承十遂之目形體之端緒不
同標錄自爾絲致矣賈公彥云井田之法畎縱遂橫
溝縱洫橫澮縱川橫余謂縱橫無定法視其畝之東
南而爲之加貫說是東畝法耳左傳晉使齊盡東其
畝以晉伐齊必向東東畝則川橫而川上路乃可東
西行故曰惟吾子戎車之利也此畎縱爲東故畎橫
爲南畝之確證遂人匠人二法所同者貫氏不明匠
人於遂不命夫閒之故而以爲夫閒縱者但分其界
而無遂又不明遂人夫閒之遂亦於田首爲之而以
爲田首必在百畝之南故必易其縱橫以通其說若
是則井田之制必無南畝矣豈其然乎續甽脉注決
頑椶款蟜閒而後世解斯記者亦出不明田首之遂
不命夫閒之故而以爲與遂人夫閒之遂同其實而

横爲之於三夫相連之中因置閒字之義勿復深考而强以屋閒之遂當井閒之溝以井閒之溝當成閒之洫以成閒之洫當同閒之澮而以同閒之澮當兩山之閒以之川而於是專達於川之一澮不得不十倍增之之而又或以爲九矣又按遂人匠人兩義文義皆互相足者也夫以閒有遂見遂在兩夫之閒兼辭也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但就小水入大水言之偏辭也若以偏辭言遂則曰一夫有達矣以兼辭言溝洫澮川則必曰二十夫之閒二百夫之閒二千夫之閒二萬夫之閒矣田首謂之遂偏辭也井閒謂之溝成閒謂之洫同閒謂之澮兼辭也若以兼辭言遂則曰屋閒謂之遂矣以偏辭言溝洫澮則遂在田首溝在井首洫在成首澮在同首當云井首謂之溝成首謂之洫同首謂之澮矣惟澮所專達之川則必曰兩山之閒雖舉偏辭故溯洄相從澮洫溝亦皆以閒言之此古人造言之法出於自然治古文者可求而得之者也又井田溝洫名義記曰余既考定匠人爲溝洫之制乃復取鄭氏注小司徒職所引

司馬法之文而讀之然後數聖人立法之精其命名
爲不苟也畝百爲夫夫之名命於受田之人也夫三
爲屋屋之名命於三夫之遂同承甽水之象屋畫之爲
於㒸也屋三爲井井之名命於聯則九夫二縱二橫
如井字也井十爲通道之名命於十井之溝下道於
洫也通十爲成成之名命於縱橫十里爲方百井井
出之側於是乎成也十成爲終終之名命於洫納百
溝行百里以入於澮井田水道之長終於此矣十終
爲同同大成也一澮上承洫溝遂畎之水以專達於
川其有一畎之水不入於遂一遂之水不入於溝一
溝之水不入於洫一洫之水不入於澮者乎以此言
同同之名弗可易矣神禹之治水也濬畎澮以入于
川是故水之行於地中也小大之形三者而已故制
字以象形一水爲𡿨畎二水爲巜澮巛澮爲川及其
盡力于溝洫也則以爲非多其廣狹擭謀之等不足
以盡疏淪之理而眞萬世農業之安於是由川而澮
又等而增之而溝而洫而遂乃以承夫百畝中之畎
夫然後一旦雨集以大受小遞相承爲不崇朝而盡

達于川矣其承畎者名之以遂何也處其著而弗暢也故遂之曷為承之以溝也一縱一橫乃見交暢之義溝冓也縱橫之說也名之曰溝所以象其形象形曰溝會意曰洫洫字从血以洫承溝謂是血脈之流通也澮會也會上衆水以遂於川初分終合以盡水之性而不使有洪濫之害也鄭注小司徒云溝洫為除水害余以為備潦非備旱也歲歲治之務使水之來也其涸可立而待若以之備旱則宜豬之不宜溝之宜蓄之不宜洩之今之遞廣而遞深也是溝之法非豬之法是洩之非蓄之也故使溝洫之制存而不褒豈惟原田之利農無水潦之患而天下之川亦因之而治矣夫川之於塞也有所以淤塞之者也溝洫不治則入川之水皆汙濁之渾流實足以為川害然則溝洫不壞即謂天下之水示無崩決之虞可也大神禹之治水也既疏九河又瀹深川此何故況觀其蓋力于溝洫可想見神禹之用心矣吳江沈彤周官五溝異同說曰遂人夫閒有遂匠人田首謂之遂夫閒為畎水所入曰即田首本無異也若遂人十夫有溝

匠人九夫為井井閒謂之溝遂人百夫有洫匠人成閒謂之洫為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匠人同閒謂之澮為九萬夫之地則地形有大小或且懸經然即夫與尋尺至計三溝之所古要無不合也井九夫以溝加一夫則得十夫每九夫而閒以溝其溝不古井閒乎十井為通通九十夫以洫加十夫則得百大九十夫於成為十之一每十之一而閒以洫其洫不古成閒乎成九百夫以涂加百大則得千夫九百夫於同為百之一十成為終終九千夫別又以九百夫加百夫而得千夫者九也九千夫於同為十之一每百之一而閒以澮焉得十之一而仍閒以澮焉其澮不古同閒乎故遂人之所有即匠人之所為特匠人多舉其全體遂人多舉其偏隅而舉者不參遂以為異法耳且井閒廣四尺之溝一溝長三百步六尺為步三百步為千八百尺以四尺乘千八百尺得七千二百尺除以六尺之得千二百二千百尺為二百步步百為畝畛如之共四畝畝百為夫是即九夫所加之一夫而古其二十五之一也其餘則以為洫與涂

之爲焉成閒廣八尺之洫九洫長三千步九其廣爲
七十二尺七十二尺爲十二步以十二步乘三千步
得三萬六千步爲畝三百六十爲夫四而弱涂如之
共九夫强是卽每九十夫所各加之十夫而占共十
之一弱也其餘則以爲澮與道之爲四同朔廣二尋
之澮縱橫各九各長三萬步九其廣爲自四十四尺
百四十四尺爲二十四步以二十四步乘三萬步得
七十二萬步爲畝七千二百爲夫七十二倍之爲百
四十四夫道如之其二百八十八夫是卽每九百夫
所各加之百夫而占其百之三强也其餘則以爲川
與路爲然則匠人之所占俱遂人之所加而溝彼
此之有遂皆有殊設至溝夫有川則以之屬而加
千夫於九千夫也乃匠人於川獨不見其度數無從
反計萬是同川之天成者若其人爲者環一同受澮
所逆由澮而推之毎一偏長當加澮亦三萬步廣當
倍澮爲四尋四尋爲五步二尺以五步二尺乘三萬
步得十六萬步爲畝千六百爲夫十六四之爲六十
四夫川與四同爲界當各分其半半川爲三十二夫

川兩旁有路當去鄰界一而爲之長如道廣倍半川
爲六十四夫共九十六夫是即每九千夫所各加之
千夫而占其百之一強也其餘則以爲澮與道已上
者焉凡一同含十終去一終存九終九終含九十成
九十成含九百通九百通含九千非九千非所各加
之一夫并而爲九百通所各加之十夫九百通所各
加之十夫并而爲九十成所各加之百夫九十成所
各加之百夫并而爲九終所各加之千夫數屢增而
賓不增總爲九千此九百夫即所去之一終自溝畛
至川路悉分布其閉而占其十之二弱端埒拈紝縮
迠貼順翻財欹賦墖餘十之八而強則以爲城郭宮
室之屬而所占亦無多其餘若平土則更爲田若山
陵林麓川澤則可皿者田之否則因之至遂與徑所
占盡即一夫之地曰田首明不在田外也二說不同
其謂遂人匠人無異則同也此皆言府制以井田溝
洫殷周皆因禹跡也潛工劉記曰盡力溝洫與卑宮
室相對當洪水未平下巢上窟民不得平土而居之
禹決九川距四海使大水有所歸復濬畎澮距川使

小水皆有所入然後四隩既宅民得安居是則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者居無求安而奠禹姓之居是急也義門讀書記亦云溝洫二字即班固溝洫志所本乃治天下之小水非指行井田也說文洫下引乎作于史記禹本紀引作致費于溝淢維城桼淢洫古通詩文王有聲傳淢成溝也是其證盡力作致費與上致孝致美一律疑史公時古文論語有此異本也論語述何因禹之治水因鯀之功致孝之大者也不自大其事不自伐其功故無閒然禹吾無閒然矣

論語古注集箋卷四終